

楔子

噹……噹……噹噹……

噹……噹……噹噹……

噹……噹噹……噹—— 噹噹噹……噹噹噹……

結婚進行曲響起，花束捧在手，面對失控變調的「祕密結婚契約」，形式的紙上合約演變成來真的，苦蕙的表情就跟有人問到她的姓氏一樣——

「小姐貴姓？」

「我苦也。」以姓苦為樂，以姓苦為榮，以姓苦和人們拉近距離。

自以為幽默搞笑，沒想到有這麼一天她真的「我苦也」……

「保持笑容。」新郎氣質出眾，笑容風雅，眯著彷彿深情款款的笑眼凝視新娘。新娘聽到新郎自齒縫間迸出的威脅，也磨著牙齒撐起嘴角，帶著怒氣擠出比哭還難看的笑容。

「……妳還是維持原樣吧。」新郎見她一笑面容扭曲有如夜叉，感嘆強扭的瓜不甜，隨便她了。

兩人為了一塊土地簽三年的結婚契約，已經順利度過兩年還算相安無事的和平歲月，只剩下一年，苦蕙就能幫西門千秋拿下土地。

剩下一年，她就能擺脫「人妻」的身分拿回單身的黃金票券，奔入她夢寐以求的千秋大人懷裡。

只剩下一年……辛家補辦「遲來的婚禮」，把她的夢想給打碎了。

自從在西門宅邸得到千秋大人的親口允諾——

那個……你願意等我三年嗎？

妳若不嫌棄，三年後有緣再聚。

那日千秋大人身後的滿空彩霞如夢似幻，千秋大人充滿磁性的聲音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大門，從此她開始幻想——

當感人的樂聲響起，她穿著浪漫唯美的白色婚紗禮服，兩手捧花，漫步紅毯，走向新郎，走向她的千秋大人。

西門千秋等待在紅地毯的另一端，有如天神般的化身，凝望著她展開深情笑容，等待與她攜手未來。

在親朋好友的祝福裡，拉起她的小手，為她套上婚戒的男人……應該是西門千秋啊—— 啊啊——

明明剩下三百六十五天就能實現她的夢想了，到底，到底是哪裡出了差錯，導致今天的結果……

「新郎辛雅風先生，你願意娶苦蕙小姐為妻，無論生老病死、富貴貧窮，都願意一生互相扶持、不離不棄嗎？」

「我願意。」

是她惡整辛家一票老人，風水輪流轉的下場？

總不可能是她把辛家媳婦做得太稱職，感動一票老人吧？

「新娘苦蕙小姐，妳願意嫁給辛雅風先生，無論生老病死、富貴貧窮，都願意一

生互相扶持、不離不棄嗎？」

她當然不願意，她怎麼可能願意，人家灰姑娘的打工時間也只到十二點，鐘聲一響就能脫下玻璃鞋回家，她這一聲「我願意」代表未來三百六十五天都不能脫下玻璃鞋那也就算了……

一年之後呢？辛雅風和她的這場婚姻該怎麼收拾殘局？

「新娘？」

雖然「辛氏渡假村」很大，但是面對一票存心要整她的老人，她還能有把握戰勝三百六十五個漫漫長夜嗎？

「新娘，妳是否願意嫁給新郎？」

「我……我——」一個「我」字拉得很長，新娘仰頭凝望新郎。

面對毫不遲疑就說出「我願意」的辛雅風，苦蕙可是很清楚新郎那張深情的假面具底下帶著什麼樣的表情……

她明明知道浪漫的故事情節只會出現在偶像劇裡，現實生活中的千秋大人身為一族之長，首要以大局為重，這也是她尊敬、崇拜他的地方，但是……

身為女人，她只是在內心角落幻想著……豪華的禮堂颳起一陣強風，她的千秋王子騎著白馬衝來，在新郎的面前一把勾住她纖細的腰，白紗飛揚而起，千秋王子把她拉上馬背，從新郎的身邊搶走她奔馳而去，當場削減新郎的銳氣。

她只是幻想……

來那麼一點風，持續她的夢想……

第一章

后辛縣。

風，來了。

炎熱的七月，終日無風的午後，吹來一陣涼風。

微風吹起陣陣香氣，那是來自一片花田的玫瑰花香……

白色跑車停在馬路邊，人循著香味而來。

風中，有濃郁的玫瑰花香，還隱隱約約淡淡飄來的有……百合、紫羅蘭、天人菊、夏堇、醉蝶花。

「夜色花園……嗎？」低沉斯文的嗓音喃喃唸著立牌上的幾個大字。

馬路邊入口處，綠葉襯托著黑色花朵造型的立牌，桃紅色漆筆寫著胖圓的字體。一片花田，有屬於自己的特色和名字……

天際泛藍，上空幾朵烏雲緩緩飄動，慢慢把陽光吞噬，放眼望去整片花田開滿深到發黑的花朵，猶如入夜的黑，陰森森一片，要說驚豔……以稀有珍貴的角度來看，也是事實。

可惜，當金色光束穿出雲層，照在花朵上時，一朵朵黑裡泛紫、紅得發黑的花朵全都打回原色，原來只是比平常的花朵來得深紫、深紅的花種。

「的確是一座香氣獨特，別有風味的花……園。」辛雅風踏入花園中，尋找花園的主人。

他一眼就看到了……

不遠處，玫瑰花叢裡，一個拿花剪的身影。

忙碌在夜色花朵中，在微風裡飄逸的微卷中長髮，身材修長，健康膚色，聽到聲音，抬起頭來，一張臉……

突出立體的輪廓有著性感豐唇、直挺的鼻梁，中性氣質難掩美人韻味，手裡一把花剪如同主宰夜色之女王，散發著令人眩目的魅力。

夜色花園裡，如星光耀眼的兩人相遇了，四目相對，上下打量。

辛雅風白皙面容，短髮整齊，簡單的白襯衫，銀灰色長褲，自然散發出一股乾淨無瑕的氣息和法式優雅，穿梭在黑壓壓的花朵中，與一片花田格格不入，如天上嬌客，十足貴氣。

天熱，汗如雨下，一陣風來就香氣四溢，四目交疊的兩人各擁風采，魅力令花朵失色。

「這裡不開放參觀，請出去。」夜色花園的女主角像一朵怒放的冶豔花朵，賞心悅目，女王之姿，中低音調，以女子的聲音來說略顯粗啞。

辛雅風拿著西門千秋給的地址找來「夜色花園」，見到了花園主人……美人五官奪目、身形瘦長、黑得很有個性。

辛雅風會來到這裡，是為了確認他與西門千秋合作的可能性。

關鍵……就在這座花園，與花園中的主人。

身為天才調香師，辛雅風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和敏銳的嗅覺，花園中的玫瑰花香調與隱隱淡淡的百花香勾觸記憶中的香氣，燒起血液中對於香味的狂熱，證實西門千秋一部分的說詞。

另外一部分，根據西門千秋的說法，夜色花園的主人名叫苦蕒，是很有想法、有個性、獨立自主的女生，一切會依約行事，保證不會有麻煩。

不過辛雅風向來只相信親眼所見……花中香氣，與眼前女子，讓辛雅風唇角泛起笑容，願意報上姓名——

「我是辛雅風。」

辛雅風？

花叢下枝影晃動，蜷縮的身影停下工作，抹去一臉的汗水想著這個名字在哪聽過……

「又到選舉的季節了嗎……你是哪一黨的候選人？」黑得發亮的美人喃喃自語，問道。

「不是……妳是『夜色花園』的主人嗎？」辛雅風以為西門千秋已經交代妥當，不料美人眉心聚攏，表情一片空白，是他找錯人？

「當然，不過我對政治沒興趣，要說政治人物最遠也只認得隔壁村的村長，那個人是我家的親戚。」美人笑問他，「我們這裡是賣有機花茶，玫瑰花佔大部分，你有興趣嗎？」

「啊——辛雅風！」

辛雅風正以為哪裡出了差錯時，突然聽到一聲驚叫，在冶豔花朵的身旁，路邊小花冒出頭……

「抱歉、抱歉，太陽大，我給曬昏了，一時沒記性！我等你好久了，哈哈！」路邊小花展現韌性十足、活力旺盛、強力附著在地球表面，踩也踩不死的特性朝辛雅風直衝過來。

辛雅風嘛，就是名下有一筆土地能夠改變西門家族整體命運，使西門千秋和西門草兒脫離厄運的關鍵人物。

「……妳是？」小個頭頂著大大的遮陽帽，揚著兩條髮辮，拿下口罩來，黃黃的膚色，兩頰還有小雀斑，張揚著大大的笑容衝到他面前來，讓辛雅風全身都僵硬緊繃，往後倒退一步。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也是這片花園的主人，我叫苦蕙！這名字是我阿爸取的，他是中醫師，他說苦蕙花性微寒，清熱解毒、疏肝明目，有極高的藥用價值，多生於山野，葉似菊而小，秋天開黃花，田邊、路邊也可見其蹤影，又稱野菊花，所以我的朋友都叫我野菊兒，你覺得繞口的話，直接叫我野菊就可以了。辛雅風！」

瘦小的身材，仰著一張大大的笑容，口齒清晰，聲音清脆，高音調揚著海派爽朗的熱情，一見面就滔滔不絕，初次見面就直喊他的名字——

辛雅風……

他是辛家五代單傳的金枝玉葉，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辛氏集團接班人，站在頂端金光閃閃。

他在辛家嚴謹的教育環境底下，受的是菁英教育，養的是博文約禮，他高大挺拔，冷若冰霜，渾身距離，人們看他的眼光有景仰、有妒羨，在他面前只感覺被一道光芒直逼得睜不開眼，張口就結巴了。

辛雅風面對眼前……

瘦小的個子，平庸樸素的臉，碎花袖套、工作手套，在炎熱的天氣裡全身包得密不透風，只露出一張汗水淋漓的臉——在任何一个階層，認真工作的姿態都值得尊敬。

但是，初次見面，彼此連朋友關係都談不上，對著他高仰的臉和直視他大刺刺的目光，一出聲就要和他稱兄道弟的口氣，她的直接，她的過度熱情，她直衝過來的逼近，都讓辛雅風的耳邊直響起警報聲，提醒他「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所以辛雅風……又退了一步。

「誰？」冶豔花朵跟過來，一個臂彎擱在路邊小花的肩膀上。

「我朋友。你該回去了吧？」事實上是剛認識，所以苦蕙也沒有為兩人介紹的打算。

「我說小野菊啊，妳可別有了新人忘舊人。妳這個水性楊花的女人，妳身邊有我、朝思暮想有千秋大人還不夠，又跑去哪裡招惹來這個野男人？」冶豔花朵熊抱路邊小花，一副佔有的姿態，原來這人是……

同性戀？

辛雅風並不在意兩人的關係，只是發現冶豔花朵一雙冷利的眼睛落在自己身上，帶著濃厚的審視意味，而路邊小花……

「走開啦，熱死了！」小野菊有練過的，臂彎往後一撞，腳跟往後一踩，就把冶豔花朵打回原形，抱著狗腿「該該」叫。

小花狂野修理冶豔花朵，該說是潑辣還是有個性？辛雅風又往後退了一步……

「走吧，我們到屋裡去談！」小花一雙精明的眼睛落在辛雅風直往後退的腳步上，伶俐的手腳迅速攔截，一絲退場的隙縫都不給他，就揚著大大的笑容拉住他往小木屋走去，話匣子打開來讓他完全沒有插嘴的餘地……

「我聽說你是國外歸來的天才調香師，現在有自己的香水公司，不是我自誇，我這兒的花香氣又沉又濃。我受外公的影響，從小就喜歡『拈花惹草』立志當花農，我大學園藝系畢業後向舅舅借了外公留下來的農地，和隔壁的小夜合作，我的目標是要栽培能夠開出真正的黑色花朵的花苗，打造出一座在豔陽下也能黑得不透光芒的『夜色花園』。我今年二十九歲，你跟阿潦同年吧？你比我小一歲……」辛雅風瞪著拖住他的那隻手，戴著沾有土壤和草屑的工作手套，在他乾淨的衣袖留下手印，這都不是重點，問題出在於……這隻拖住他不放手的手，驚人的力氣，有股糾纏不放的氣勢，直讓辛雅風有深受西門千秋矇騙的惱火！

「臭丫頭！明天還有批貨要交，妳別忘了！」隔壁的小夜，冶豔花朵雙眼噴火燒著辛雅風的背。

「少囉嗦，要變天了，快回去收花！」小野菊揮揮手，憑著一股獵人擒住獵物的蠻勁把辛雅風拉進小木屋。

夜色花園裡，放眼死氣沉沉的花色，飄出詭異的氛圍，已經夠奇怪了，置身園中的兩個女生性別更錯亂。

看上去是……路邊小花頗受冶豔花朵青睞，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夏日午後的天色宛如後母的臉色，正午時還豔陽高照，一下子就風雲變色，烏雲密佈了。

位在夜色花園中的小木屋是苦蕙外公親手蓋的，後頭有小倉庫堆放農具，屋側有階梯可以爬上屋頂平台欣賞花園美景，木屋旁邊的溫室則是苦蕙培育幼苗用的。外公生前曾在這兒生活過一段時間，屋裡有小廚房、簡單的衛浴設備，苦蕙的家不在后辛縣，往返有段距離，她索性就搬過來住了。

「那位小姐？哦……你說小夜啊，他是我高中同學，以前家裡專門做花茶批發的生意，小夜很有興趣，花茶的製程和行銷他是專家，種植方面我比較在行。他家就在隔壁而已，兩塊田地相連在一起，他提議合在一塊兒種花，我們已經合作好幾年了。」

不過……小夜不是「小姐」，他是貨真價實、性向清楚、個性粗暴的男生，他只是長了一張很有女人味的臉，又愛留長髮，所以經常招來「美麗」的誤會。

苦蕙一臉笑咪咪地看著辛雅風，既然是美麗的誤會，當然是應該繼續下去，這樣她就覺得……活著真好，生活裡處處有樂趣，嘻嘻。

苦蕙沖了一壺玫瑰薄荷花茶招待貴客，很驕傲地向他介紹道：「我們種的花不用農藥，花朵採用古法日曬乾燥；天然的花朵經過陽光曝曬能脫澀，利用陽光紫外線的催化作用熟成還具有溫和、甘潤的口感，保留天然風味，香氣較沉，你喝喝看。」

小木屋前種植著各種香草植物，辛雅風看她方才進屋時隨手摘了兩片薄荷葉，走進廚房迅速就沖出一壺花茶，也不知道葉子有沒有洗……

「嘖嘖嘖，又來一個超級潔癖！你跟東方濤還真不愧是好朋友，他每次看我摘葉子都怕我用灰塵毒死他。安心喝吧，我用礦泉水洗過才丟進茶壺裡，第一泡茶也倒掉了。」苦蕙瞧他和東方濤一樣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真是物以類聚。面對她的調侃，辛雅風一貫的沉默冷淡，不管她是因為東方濤的關係才和他拉近距離，或者本性如此，他所想的就是找到機會趕快離開而已。

辛雅風垂著目光，低頭品嘗花茶，瞅著杯中熱氣冉冉上升，濃醇玫瑰花香撲鼻，他淺嘗一口，眼底躍過一抹光芒……

無可挑剔的好味道。

玫瑰茶甘甜清爽潤喉，餘韻有淡淡的薄荷清涼不搶味，調配適中，原來炎熱天氣，也不一定要冰涼的飲料解渴，這杯玫瑰薄荷茶正適合。

現在，茶喝了，他來這一趟，確定和西門千秋的協議得重新再談，他也該走了——

「噗！咳……咳咳……」辛雅風若有所思地抬起頭，目光拉上來，驚見她不雅的動作，一口茶來不及吞下把他給嗆著了。

「啊，我忘了跟你說茶剛泡好很燙，慢慢喝……燙到了嗎？」屋裡悶熱，冷氣才剛打開，苦蕙把電風扇對著自己，脫下袖套，又脫下工作服，剩下一件貼身的白色背心，她從胸口拉了拉濕透的背心在電風扇前面吹著，終於涼快多了。

「……沒事。」辛雅風放下茶杯，窘迫的他表面上若無其事，心底已經悶了不快。苦蕙一面吹著涼風，一雙眼睛盯著辛雅風一身白皙皮膚流口水，羨慕地說道：「我表姊西門草兒你見過了嗎？西門家有曬不黑的體質，就跟你一樣白，她下田不戴斗笠也不穿長袖，哪像我捫得跟木乃伊一樣，防曬油也沒少擦過，惱人的是從來沒白過……」

辛雅風耳邊盡是她聒噪的聲音，腦袋裡揮不去那件濕透的背心下，凹凸有致的曲線……活色生香的畫面——過目不忘，偶爾也會成為缺點，例如此刻。

受到她的聲音加上深刻的殘影干擾，辛雅風需要時間重新整理思緒，他移開目光，環視小木屋……

用來當做客廳使用的區域擺了一張長型沙發，小茶几，兩張木凳，窗戶旁掛了巨幅風景畫，在她坐的木凳後面是置物櫃，旁邊則是書櫃……能夠看到的空間不大，幾眼就看完了。

看不到的地方，是辛雅風坐的沙發後頭，用一塊布簾遮起來，當做寢室用。

剛才兩人進來，苦蕙第一個動作就是衝到沙發後頭把布簾拉上，可能她以為這麼做來得及挽救她的形象，辛雅風也尊重她的隱私權，可惜她沒有及時通知，他也來不及避開視線——對於他打開香味的嗅覺等於釋放超能記憶的能量，身處

一座充滿香氣的花園中，匆匆一瞥，有如備載大光圈的單眼鏡頭精準對焦，快門千分之一秒，連拍數十張，張張清晰不失焦……擁有特殊能力，辛雅風總不能告訴她，他連她扔在床上的內在美有刺繡蕾絲，圖案是牡丹花，都看得一清二楚，她拉上布簾其實多此一舉。

辛雅風完全沒有在聽她說什麼，腦海中記憶著身後布簾遮起雜亂的一幕……一塊床墊直接擱在地板上，扔著被子，散落著黑色筆記本，各色原子筆，身上脫下來的衣褲，清晨起床按掉的鬧鐘，她的生活習慣……不予置評。

床的周圍，在地板上堆了幾疊沒有放回書櫃的書籍，看得到的書名有種花寶典、園景設計、愛花人集合、花禮設計、野花香、乾燥花練習本、世界級花卉育種、花色之戀、花草遊戲、幸福花物語……等等，大部分是與園藝有關的書籍，本本都有翻過的痕跡，種花應該是她的興趣。

除此之外，床邊還有幾本時尚雜誌、衣裝衣著、當季彩妝……書本挺新的，會特別買這些書，說明她也重視打扮，和眼前的形象……明顯有落差。

「……不過夏天就很辛苦，一、兩個星期不除草，雜草就反客為主了。好吧，辛雅風，你應該觀察夠了吧，我們什麼時候去辦結婚登記，擇日不如撞日，今天？」苦蕙喜歡交朋友，所以隨時都能打開話匣子，偶爾也會碰到像面前這頭牛，任她一個人彈琴的無奈場面，這時候她就直奔主題了。

雖然辛雅風心裡已經排除和西門千秋合作的可能性，不過若是沒有適合的藉口，就當著女性的面一口拒絕，如此沒有禮貌沒有風度的行為，有違他所受的教育。

「……妳能否告訴我，妳答應這樁交易的理由？」

苦蕙本來臉是對著電風扇吹，聽到他終於肯開金口了，她把板凳拉近，隔著茶几盯著他看，換她不講話了。

「……西門千秋說妳完全明白這筆交易目的在於幫助西門家取得土地，結婚登記只是權宜之計，不具實質意義，有效期只有三年。」辛雅風往後靠向沙發，兩手環抱胸膛，一副能離她多遠是多遠的防備姿態。

「嗯，千秋說得很清楚，我也很明白，我們只是去辦理登記，形式上去戶政事務所換一張填有配偶名字的身分證，一切都是為了幫助西門家順利取得土地，兩人不是真正的結婚，並且三年後必須無條件離婚。」苦蕙有條不紊的回答他。

辛雅風點了點頭，「那麼妳能說明……」

「我會答應花掉三年寶貴的青春去幫西門家，那是因為西門草兒是我的親人，我幫助親人天經地義，而且我和野草兒感情很好，比親姊妹還要親，能夠幫得上忙我高興都來不及了。還有，辛雅風，有一點你絕對可以放心，雖然你的條件很好，不過我不會喜歡上你，因為我已經心有所屬，那個人就是西門千秋。」

「妳跟西門千秋在交往？」辛雅風一怔，與其說意外，不如說的確是……讓他可以重新考慮。

「哈哈，還不到交往的程度，不過那是我的目標，千秋大人是我的理想，我的夢中情人。」

原來只是單戀。

「哈，你看起來很為我感到失望呢，真是開心，希望你繼續替我加油。」苦蕙笑著望著他，「辛雅風，雖然我也可以騙你，說我和千秋已經在交往，不過既然要合作，我覺得彼此應該拿出誠意來，所以我對你說的都是真話，希望你能夠感受得到。」

意即……她也能夠感受到他的敷衍和排斥？辛雅風緩緩看向她。

苦蕙卻挑在這個時候說：「你知道阿潦很以你這個朋友為榮嗎？他在我面前誇獎你，說你條件很好，有外表、有內涵、有專業能力，行為處事認真嚴謹，不是隨隨便便一個女孩子能夠配得上你。辛雅風，你朋友這麼挺你，你聽完有什麼感想？」

尖銳的視線，刺耳的話，諷刺著他對東方潦不講義氣，不顧朋友妻的死活。

辛雅風並不需要向一個外人說明，所謂樹大招風，他的成長環境和背景、他出生就注定扛在肩上的重擔和責任不是外人所能想像，他時時都必須提高警戒，謹言慎行，避免被有心人士設計和利用，給家族帶來災難。

辛雅風即便有心幫助朋友，他也不能憑著一股子熱血衝動行事，他必須要審慎評估，做好萬全準備，一旦允諾，他就得扛起事後的責任。

苦蕙一番話其實是說來激他的。

她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在於互相了解與溝通，她對辛雅風一點也不了解，他又「沉默是金」，所以就故意招惹他。

但是她並沒有成功，眼前別說觸怒他了，連一陣冷風都沒掃過來。

辛雅風依然淡漠，沒有被惹毛的跡象，絲毫不為自己辯解，只是把她裝進可燃物垃圾袋裡，丟到「外人」那一區等著垃圾車來收。

所以苦蕙也了解到，要把辛雅風激怒，沒有千年功力，少說也要活上百年來修練才有機會一拚，可惜她沒有那麼長的命。

從好的方向來看，辛雅風有風度、有修養，不過這樣的人嘛……

嗯，冰山王子。

冷到都把她凍著了。

苦蕙發現屋裡的冷氣涼了，趕緊在背心上加一件衣服。

「好吧，我想我們給彼此的『面試時間』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也大概可以了解你的困擾了。」苦蕙拍拍手，開始給他打分數，頻頻點頭褒獎他，「阿潦說得沒錯，你們家五代單傳的基因真強大，有外表、有內涵，有風度、有教養，果真是賞心悅目又珍貴的國家風景保護區。」

「……妳真正想說什麼？」辛雅風終於發現自己一直到剛才為止都被她觀察和考驗著。

「哈，你的反應還真快，有這麼多優點，怪不得女孩子追著你跑。我聽阿潦說很多女孩子喜歡你，主動在追你，讓你很困擾。在古代的流行語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現在是男女平等的民主時代，換句話說，女孩子也有權利追求自己喜歡的對象，你的條件這麼好，聰明的女孩子為了追求幸福當然會懂得把握機會，所以你也別太排斥追求你的女生，也許你的幸福就在裡面。」既然是東方潦的朋

友，也算是她的朋友，大家朋友一場，苦蕙想對冰山王子說的就是這些話。但是對於辛雅風來說，彼此生活在不同的人生軌道上，她這番話說得過於輕鬆，顯得有些像……風涼話。

所以，辛雅風也沒有任何回答。

「喂，辛雅風，你這個人真的很難聊天耶。」苦蕙擺擺手，完全被他冷冰冰的反應給打敗，直接拖板凳向前，拿了紙和筆，趴在茶几上寫道：「祕密結婚條款……第一條，我苦蕙，和辛雅風辦理結婚登記，為期三年，此婚約僅為幫助西門家取得土地之用，兩人均無履行實質婚姻之義務和權利。」

辛雅風都還沒做出決定，就聽她邊寫邊唸，自作主張寫起祕密結婚條款，他張開口正準備打斷她時……

「第二條，辛雅風不得逼迫苦蕙進入辛家當媳婦，並且不得以丈夫之名隨意進出苦蕙的住處、碰觸其身體。第三條，苦蕙名下財產為個人所得，辛雅風不得查看並且不具支配資格——」

「苦小姐……妳是否多慮了。」在辛雅風聽來完全是杞人憂天的條款，讓他還沒做出決定，就先打斷她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

「辛雅風，你是否有王子病？」苦蕙抬起頭，和他眼對眼瞪著看。

「……這是什麼意思？」

「主張要避免麻煩的人是你，你要擔心我覬覦你的財產和美色，怕我霸住你辛雅風夫人的寶座不下來，嚴防我纏著你不放，所以你要求我說明我答應交易的目的。你要防患未然我很認同而且誠懇配合。你是你家的寶，我在我家算不上寶可也不是草，你哪來的優越感認為我多慮？」

苦蕙當然沒有多慮，她壓根就很相信眼前這個細皮嫩肉、高貴的冰山王子不會多看她這個「黑肉皮」一眼，更遑論以上她開的條件。

她是不能丟了苦家的臉，身為苦家的女兒，厚著臉皮也要保住苦家的名譽，這是苦家女兒的骨氣。

「……我知道了，是我失言。」辛雅風點了點頭，向她道歉。

「哇啊……這樣你也能同意——咳咳，我是說你這個人很不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看你優點這麼多，真考慮三年後把你回收——哈哈，我開玩笑的啦，要順便寫離婚協議書給你也可以。」看他臉色變，苦蕙哈哈大笑。

的確是純屬玩笑，因為她早有千秋大人，心中早有一片風景，這片國家風景再美好，她的心也攔不進去了。

苦蕙拿著筆低頭繼續寫……

「第四條，同上……苦蕙和辛雅風註冊之後，苦蕙不得逼迫辛雅風回門當苦家女婿，不得以妻子之名任意出入辛雅風的住所，碰觸其身體。

「第五條，辛雅風名下財產為個人所得，苦蕙不得查看並且不具支配資格。

「第六條，兩人在三年婚姻期間不得干涉對方的生活，不得對外透露已婚事實……以上，在兩人完成結婚登記手續後自動生效。苦蕙、辛雅風簽名、蓋章。」苦蕙寫好以後，自動簽好名字，拿出印章蓋好，遞給他。

「你先看看，還有需要補充的部分就寫在下面。我先上網查查看去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要準備的證件和文件。」

苦蕙正要打開電腦，辛雅風已經一眼掃完她寫的條款，若有所思地瞅著她臉上的雀斑，沒有任何妝容的側顏，然後開口。

「結婚證書需要兩名證人簽名，男女雙方的身分證、印章、戶口名簿、照片。」苦蕙緩緩抬頭看著他，嘴裡含著一聲「哇啊」……崇拜的注視他三秒鐘，因為她其實很清楚他今天本來只是來「探路」，等於辛雅風是把還沒決定要做的事情，都事先做好準備功課了，而苦蕙是屬於暑假最後一天才趕作業的人，哪能不佩服。

「那今天辦不成了，我得先回家偷出戶口名簿，還得去拍照，最快也要後天才能準備好吧……你呢？」

辛雅風拿起筆，在她寫的結婚條款下面的空白處增列第七條……

第二章

鈴……

鈴——鈴——

鈴鈴鈴——

清晨的空氣飄著花香，露珠貼著花瓣，順著綠葉緩緩滑落，默默地滋潤大地。

夜色花園的主人參加朋友的告別單身派對，狂歡到凌晨三點才回家，一早爬不起來，任憑鬧鐘響不停。

叩……

叩、叩。

單身一個人住的好處，就是天高皇帝遠，三更半夜回家沒人管，睡到日上三竿沒人唸，偶爾放縱，可以睡飽飽再起床工作……

鈴鈴鈴——叩、叩、叩！

鈴鈴鈴——叩叩叩叩！

雖然遠離阿爸、阿母的叨唸，但是有她想一腳踢飛的鬧鐘，還有隔壁天殺的夜家樺！

囑……小野菊……我們還有一批花要採，明天一早我來叫妳……

囑……小夜子……你喝茫了吧……你體力有比我好嗎？我等你叫起床，別開玩笑了……

昨晚兩人一起參加派對，一起喝到醉醺醺，同搭一部車回到家門口互道晚安。

以前上大學，兩人也經常和一群朋友玩通宵，她可以整夜不睡一早精神抖擻照常上課，夜家樺這隻不睡會死的豬經常翹課。

現在是怎樣，即將步入三十大關，男人反而精力旺盛，女人老得比較快嗎？小夜這小子竟然能起大早工作！

鈴鈴鈴——叩叩叩！

鈴鈴鈴——叩叩叩！

沒辦法，人手不足，她和小夜加起來四隻手，花朵盛開是不等人的，今天的活兒不做，就等著一片明日黃花做肥料。

「知道了……知道了，起來了，起來了啦……」

鈴……啪！

苦蕙把鬧鐘擱在腳下的地板上，眼皮像強力膠黏住張不開，像隻蟲子一樣在被子裡鑽了許久，才從床頭鑽到床尾，伸手摸到鬧鐘，用力一拍，剩下——

叩叩叩，叩叩叩！

陣陣的敲門聲終於把苦蕙從床上挖起來，她頂著一張大花臉，抓著一頭亂髮，拖著沒醒的步伐拉開門，嘴巴還打著大大的哈欠——

要知道酒後不開車，酒醉不洗澡，單身醉女半夜三點回到家，當然是破抹布的背心和鬆垮垮的短褲換一換就爬上床，一早再起來洗澡卸妝。

「哈啊……早……我去洗個澡，幫我煮一杯特濃咖啡。」對著大門伸懶腰，抓了抓頭皮，揉著紅通通的眼睛、赤著腳丫子苦蕙轉身去盥洗。

她沒見……門外一片黑鴉鴉。

濛濛亮的早晨，濃重的霧氣未散，陰沉沉的花朵中，一顆顆畢恭畢敬的黑色頭顱抬起來，一張張肅穆的臉對著衣衫不整的背影……

夜色花園來了一群人，整齊穿著白色襯衫、黑色背心的制服，男生黑色長褲、女生黑色裙子，分成兩列，在門拉開時兩排人身體呈四十五度鞠躬行禮，整齊一致的抬起頭來，對著屋裡那抹背影行注目禮……不知道算不算走運，這群人來不及看到苦蕙那張臉。

也不知道不幸或有幸，敲門的是一個長得高高瘦瘦，穿著改良式灰色旗袍，站得直挺挺、戴著老花眼鏡的女士，她似乎料想不到前來應門的小姐是這副德行，受到驚嚇了，呆了呆才找回聲音——

「少奶奶，我是李管家，我奉太爺之命，前來協助少奶奶收拾行李，老人家正在等少奶奶回去一同用餐，所以……打擾了。」

苦蕙頭也沒回，揉著眼睛跨進浴室，腦袋還沒醒來，她以為夜家樺那個電視迷跟在後面進來打開電視機，是從電視裡傳出來的聲音。

這是演哪一個年代的時代劇，還少奶奶咧……太爺又是哪一個朝代的稱呼啊？
砰。

苦蕙關起門，脫下衣服戴上髮帽，倒了點橄欖油抹除殘妝，打開蓮蓬頭。

「少奶奶，妳有十三分鐘的盥洗時間，這段時間內我將著手整理物品，妳的行李我先運回家去。」

嘩啦啦……

「那麼，我開始整理了。」

噗哧！一大早小夜子是看哪一台的重播啊，剛好在她洗澡時間出現這樣的台詞。十三分鐘是要強調什麼？通常女孩子梳妝整理打扮花上一個鐘頭是正常的，堂堂少奶奶只有十三分鐘，這個戲裡的少奶奶肯定是在豪門裡被虐待的媳婦。

她在水聲裡聽著電視聲音，洗面乳、沐浴乳一併抹上，蓮蓬頭直接往臉上沖。

水聲伴隨著電視機裡傳出來的音效。

嘩啦啦中……

隔著門，一陣窸窣窸窣，有腳步聲，有紙箱的聲音，拉膠帶的聲音，有抽屜開開合合，還有搬運、碰撞聲。

「雜物裝箱，衣櫃直接搬。」

唔……這是哪一台製作的戲，音效做得好逼真。

苦薏拉了條毛巾抹乾臉，沖個澡，眼睛終於能夠打開了。

沖掉身上的泡沫，擦乾身體，她拿牙刷擠牙膏，邊刷牙邊抹掉鏡子的霧氣，拿下髮帽，從鏡子裡看見自己昨晚捲得美美的大波浪已經不復見，睡了一覺取而代之的是一頭狂亂像暴怒獅子般的頭髮。

「李管家，櫃子要如何處理？」

「扛走，直接搬入少爺房間。」

「床……」

「床也搬走。」

「沙發……」

「茶几、沙發、凳子都搬走。」

「李女士，還有廚房……」

「廚房的不用搬。外頭那幾盆香草植物搬上車。」

「是。」

苦薏一邊刷牙，一邊對著鏡子用手翻開右眼的下眼瞼察看，昨晚開紅酒，被酒噴到，是不會痛了，不過一圈紅通通的，難以分辨是被紅酒傷到還是熬夜的痕跡？
嘩啦啦……

咕嚕嚕……

叩、叩。

「少奶奶，時間快到了，妳的衣服我放在外面。」

苦薏光著身子，關在浴室裡開著水龍頭正在漱口，立體的敲門聲和吻合逼真的情境，她差點一口水噴出來——

哇哈哈！要不是電視劇裡才聽得到的稱呼穩住她，她真以為有人在外面敲門了。如果是有人敲門，那就是小夜想整她，故意找人錄製的台詞和音效，這種把戲她也玩過。

苦薏關掉水龍頭，抹乾淨嘴巴，終於清醒了，想到她衣服沒有拿，小夜在外頭，她只好先把衣服套回去，回房間去拿衣服。

喀……

打開門，她踏出浴室，瞥見她平常外出在穿的一件洋裝摺疊整齊地擺在門旁的置物櫃上，而……

她跨出浴室，跨進另一個時空了嗎？

難道是掉進電視機裡了，這不是小夜能玩的把戲——

「這是哪裡？」

熟悉的，又陌生的空間……空間，空蕩蕩的小木屋，比她剛搬進來的時候還要空，家具搬空到她無法稱為住家，一個穿著旗袍，模樣很端莊的阿姨正在門口指揮著

外面一群人，聽到她的聲音回過頭來。

「少奶奶，妳的衣服……沒有時間了，請先上車。」

窗外的景致，一片夜色的花朵是她親手栽種的，說明她沒有踏錯時空，眼前穿旗袍的阿姨也不是電視劇裡的人物，而……

不見小夜的影子，那麼她剛才開門放進來的是「李管家」和外頭那群人——

她聽到的搬家音效，是真的——

她的家，被搬空了——

在……「少奶奶十三分鐘的盥洗時間」——她洗澡的短短十三分鐘裡！

「少奶奶，妳怎麼了？」李管家看她掉了下巴驚訝的表情，笑著向她賀喜道：「恭喜妳嫁給少爺，太爺已經在等妳了，我們快回去吧。」

苦蕙看看她，轉頭往後看……後面沒人，真的是在跟她說話。

叫她少奶奶，這個時空錯亂的阿姨是跑錯場子了吧，不然就是她喝得太茫了還沒清醒……回去睡一覺會不會好一點，但是她的床也不見了……

苦蕙楞在空蕩蕩的木屋裡還沒搞清楚狀況，突然手臂被一股蠻力扯住！

「少奶奶，辛家早晨的用餐時間是六點，太爺不喜歡遲到的人，沒多少時間了，我們快走。」這個跑錯時空的阿姨很有力氣，一把拉住她就急忙往外奔！

「新家？不不，我喜歡舊家也沒有要搬家……我是說阿姨，妳跑錯地方了——」苦蕙已經不知所云。

夜色花園裡留了一條小貨車專用的通路開到小木屋旁，整條白茫茫灰塵捲起。

「我的床……我的櫃子……等等，是要載去哪裡啊——」苦蕙來不及攔下載著家具的貨車和幾台轎車揚長而去。

「高辛市。一會兒就到了，快進去。」苦蕙被塞進最後的一輛車裡，跟著李管家坐進來，看她還在狀況外的表情，連「辛家」都聽成「新家」，不得不糾正她說道：「少奶奶，妳嫁給少爺，入了辛家的戶口就已經是辛家的媳婦，在辛家，是不能隨便鬧笑話的。」

辛家的媳婦？辛家……

苦蕙坐在寬敞的大轎車裡，眼珠子差點掉出來，聽到旗袍阿姨說的話，眼前一片五里霧散去，腦袋裡迸出一個名字，跟著咬牙切齒知道了這一切怎麼回事——

辛——雅——風！

第二條，辛雅風不得逼迫苦蕙進入辛家當媳婦……

一個禮拜後

鈴……鈴……鈴……

啪！

苦蕙走出浴室把鬧鐘按掉，牙刷塞進嘴巴裡，從房間的窗口望出窗外，看著外面風景刷牙。

窗外一片綠意，遼闊的草皮包圍三棟房子，主屋三層樓白色建築蓋得雄偉氣派，前庭造景出自名師之手。

主屋左後方兩層樓的房子造型奇特，像隨意堆疊的兩塊長形積木，運用了大面積的玻璃，採光良好，日照充足。

主屋的右後方就是她現在的所在地，蓋在水池前大樹旁的兩朵綠色蘑菇屋，和玻璃積木房遙遙相望。

三棟房子以不規則的步道連接，走路嫌遠，拿來晨間慢跑練體力很不錯……瞧，才說著就有人跑過去了。

蘑菇屋開著窗子，窗戶貼近水池邊的步道，一身白色休閒服的慢跑者匆匆晃過，又慢慢往後退，在窗口停下來，一臉汗水望著她。

苦蕙一手插著腰，嘴巴裡塞著牙刷，她上上下下的刷著，左邊刷完右邊刷。

窗口外面跑步經過的男人露出難以置信的眼神直瞪著她。

苦蕙還是一副悠哉地刷她的牙齒。

「……妳怎麼會在這裡？」辛雅風以為是他時差還沒調好眼花看錯了人，苦蕙出現在他的家裡，居然還站在窗口邊刷牙！

苦蕙當然沒有回答他，因為她只有一個嘴巴正忙著刷牙，所以她繼續看著他。

「……三分鐘可以嗎？」辛雅風臉都黑了。

苦蕙點了點頭，轉回浴室漱口。

嘩啦啦……

咕嚕嚕——

看得出來辛雅風已經氣到連一碗泡麵的時間都不能等，泡一碗麵拆包裝、加調味料加上泡開的時間都不只三分鐘。

不過苦蕙可以了解他的心情，一個禮拜前她連人帶殼被抓來辛家，她當下氣到腦袋短路以為是辛雅風的傑作，差不多就是他現在的表情。

苦蕙漱洗完畢，打開門讓他進來。

辛雅風和她完成登記後隔天就出差到國外，昨天深夜才回來，至今沒有人告訴他家裡來了一個「外人」！

他踏進蘑菇屋，這棟房子本來空著，現在……

夜色花園小木屋裡的櫃子、沙發、茶几、床墊、書籍、黑色筆記本，還有她的衣櫃，她把整套家具和雜物全搬進來了！

「妳可真堂而皇之！」辛雅風真是罵人不帶髒字的，一個冷眼色瞬間就把童話般溫馨的蘑菇屋搬進竹林深處，同時颳起一陣冷颼颼令人不寒而慄的咻咻聲。

「唔……深有同感，我適應滿快的。老實說，我寧願在田裡鋤草也不想進廚房，我做的東西很難吃，每天起大早，早餐店還沒開，除了啃麵包都不知道要吃什麼，在這裡清晨六點就有早餐吃，餐餐都是專業廚師在伺候，每天衣服有人洗，房間有人打掃，又不必跟你同房，跟單身沒什麼差別，所以被綁架過來以後，我就乾脆把這裡當成飯店住下來了。」

辛雅風聽到她是被綁架來的，看見她眼底一片嘲諷，終於怒意才散去，打開結界，

重新把蘑菇屋搬回原來的地方。

「……這麼快就被發現了？」他聲音緩和了。

苦蕙點點頭，抱起胸膛分析道：「果然戶口裡多了個人，身為戶長不可能不知道，又不是我阿爸。」

苦家的戶口名簿就放在二樓電視櫃下面的抽屜裡，辦理結婚登記需要更改戶口名簿，苦蕙跑回去偷偷拿出來，準備等下次回家再偷偷放回去。

辛雅風望著她，表情有點無言。

「話又說回來，戶口名簿這種東西都是用得到才會去翻，沒有人會有事沒事拿出來看，如果不是你偷取的技術太差被發現，就是你們有錢人家吃飽很閒。」瞧，她也是可以罵人不帶髒字的。苦蕙很得意地昂起下巴。

辛雅風並不想和她討論他如何不著痕跡從曾祖父的保險櫃裡「借用」戶口名簿的過程，她的調侃他也當耳邊風。

「不過……妳為什麼會住進蘑菇屋？」辛家人都住在主屋，辛雅風是因為喜歡積木屋的採光，加上想保有隱私空間，所以大部分時間待在那兒。

辛雅風無法理解的是，家裡三代老人天天巴望著他趕快娶個媳婦兒進門，現在苦蕙和他完成登記的事情曝光，老人家遂其所願，沒有張燈結綵鑼鼓喧天大辦喜事，反而悄悄把苦蕙安置在偏僻角落，究竟……

她做了什麼事？

「你現在的眼神很沒禮貌你知道嗎？」

究竟一個禮拜前那天早上發生什麼事，對於生長於平凡的小家庭，平凡長大的苦蕙來說，整個過程已經超出她二十九年來的人生範圍，這麼「驚奇」的經歷她正苦於無處分享，等到辛雅風回來終於被她逮到機會了，她趕緊——

往窗外看了看，清晨五點多，一隻小貓都沒有，不過辛家從上到下都很早起，所謂隔牆有耳，為了避免還有人突然晨跑經過在窗口停下來，苦蕙關門、關窗，把辛雅風拉到角落，用發亮的眼神，發現新大陸的聲音跟他說……

「那天從戶政事務所出來，你說你隔天要出國記得吧？結果你前腳一走，隔天一大早真花姨就帶了一群人把我家搬空，然後啊……」

辛家位在高辛市，黑色大轎車離開夜色花園，從后辛縣駛向高辛市。

跨一個縣市的距離是多遠？就在苦蕙腦袋短路咬牙切齒在心裡叫罵出「辛雅風」的名字時——

「到了。」

「……啊？」

苦蕙跟隨李真花李管家的目光往車窗外看，才一眨眼的工夫，像撕畫報月曆般，外面的風景從鄉下農村換成了國外渡假村。

苦蕙揉了揉眼睛，看向李管家……

洗一個澡的時間搬空她的家。

才上車說不到幾句話，就把她帶入另一個世界。

李管家—— 是小叮噹嗎？

當然不是了。

苦蕙往後看，黑色大門正緩緩拉起，門的兩側連接的是每天都看得見的灰白色高牆……

這面牆緊連夜色花園的土地，圍牆又高又長，拉起的不只是縣和市的界線，牆內植滿大樹如一片森林，是她爬上小木屋的天台也看不到的另一個世界。

住在附近的人都知道，高牆內住著超級有錢人，是國內有名的辛氏集團創辦人的家。

西門千秋說過辛雅風青年才俊，活躍於上流社會，東方濤也是青年才俊，活躍於上流社會，他是白手起家，他和辛雅風又是好朋友，她自然把兩人的成長環境背景畫上等號，加上東方濤來過夜色花園多少次了，一次都不曾提過隔壁就是他好朋友的家，苦蕙更不可能會把辛雅風和辛氏集團圈在一塊兒！

車窗外，柏油路兩旁是高大的棕櫚樹，一片綠油油的遼闊草皮包圍著精雕細琢的園景和雄偉的白色建築。

苦蕙正驚訝於她身分證上面登記的配偶辛雅風竟然就是辛氏集團的繼承人，生活在高牆內另一個世界裡的人時——

她穿著像破抹布的條紋背心和深藍色短褲，頂著狂暴獅子頭，穿著夾腳拖，站在富麗堂皇得像宮殿那麼大的餐廳裡，在辛家三代面前……

辛家的餐廳，大得讓苦蕙頭一次發現夏天的清晨不用開冷氣竟然也會讓人冷得起雞皮疙瘩。

辛家三代，辛雅風的曾祖父、曾祖母，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到齊了，六個人穿戴整齊圍繞一張大圓桌，六雙眼睛全落在她身上，把她從頭到腳仔仔細細的打量著……

李管家走到一個老人面前，傾身說了些話，此時的苦蕙只聽到嗡嗡的聲音，就像辛家三代見到她的模樣，一片鴉雀無聲一樣，苦蕙穿著一身的輕鬆舒適卻難以自在——

簡直比穿著睡衣去參加婚禮還尷尬！

還好苦蕙很能自我調適，她是突然被抓來，不是自己跑來的，這身打扮也不是她的錯。

想了想，苦蕙就釋懷了。

「……先吃吧！」終於主人開口了，苦蕙抬眼望去，聲音嚴厲的老人頂著一顆光頭，頭皮光得發亮，兩道濃濃的白眉幾乎擠在一塊兒，眉心深紋聚攏，額頭幾條橫紋，鼻翼兩側刻下兩道深深的法令紋，坐得直挺挺的，渾身上下都是威嚴，看起來是個相當嚴肅、慣於發號施令的老人，應該就是李管家口中的太爺，辛氏集團的創辦人，辛雅風的曾祖父了。

李管家把苦蕙帶到位子上，苦蕙坐下來，腦袋還轟轟響，沒想到她有幸和辛氏集

團的創辦人坐在一張餐桌上吃飯，而鼎鼎有名的辛家吃的早餐……

原來是這個樣子啊！

苦蕙雙眼盯著圓桌上的菜色，捧起碗筷在內心裡連聲驚嘆……

哇啊，鼎鼎有名的辛家的筷子！

哇啊，鼎鼎有名的辛家的碗！

哇啊……哇啊……鼎鼎有名的辛家也吃豆腐乳耶！

苦蕙一坐上餐桌，馬上忘記自己身分證上的配偶欄已經登記辛雅風的名字，逮住機會增廣見聞，津津有味地體驗高牆內的早餐生活，準備以後說給她的子孫聽。等將來她和夢中情人結婚生子，有了孫子以後，她應該也已經成功的讓夜色花園開滿黑色花朵，她拉著孫子的小手，指著高聳入雲天的灰白色圍牆，對她的孫子說……

我的西門孫兒，奶奶跟你說啊，那裡面餐廳特別氣派，一張大圓桌來二十個人吃飯都沒問題，你知道他們用的碗筷，吃的早餐有什麼不同嗎？

奶奶在裡面吃完一頓早餐以後發現啊……以為可以變神仙，結果填飽肚子以後還是人，還真的沒什麼不同。哈哈……

「哈哈——」

挑高設計，寬闊空間，辛家的餐廳突然爆出笑聲。由於笑聲過於響亮，以至於餘音繞梁，在整個餐廳裡迴盪不去……

哈哈——

哈哈——

哈……

餐桌上，六雙眼睛注視頂著暴怒獅子頭的苦蕙發出狂笑聲。

回音撞進苦蕙的耳朵裡，聽到自己的笑聲，她抬頭看見六張面無表情的臉……直接就放開手讓筷子掉在地上。

「……失禮了。」她很優雅的起身拉開椅子，慢慢的蹲下身子……鑽進桌底下。

一頓早餐在苦蕙爆出的笑聲中結束了。

雖然出了點小差錯，苦蕙也算是享用完鼎鼎有名的辛家早餐——

「西門孫兒？」

蘑菇屋關著窗門，光線從天窗掃入，微微幽暗，兩朵蘑菇屋空間寬敞，容納原有的一組桌椅和她的家當還有足夠的空間充當她的舞台。

辛雅風就坐在長沙發上，隔著茶几，看她一下子瞪著大眼，一下子發出狂笑，一會兒又迅速蹲下，表情帶動作說得很起勁，一大早她可真有精神。

「因為我還沒想到我和千秋大人的孫子要叫什麼名字，所以暫時就叫西門孫兒。」苦蕙說到西門千秋，一臉羞答答，和剛才站在窗口刷牙的模樣判若兩人。

「……然後呢？」辛雅風看了一下手錶，他花掉十分鐘的晨跑時間，還沒聽她說

到一句重點。

然後……

苦蕙東張西望，跑去角落搬椅子，擺到辛雅風面前。

她先立正站好，整了整表情，抬高下巴，用稍微遲緩的動作，一派威嚴地緩緩落坐。

辛雅風看不懂她想做什麼，不過她的動作和轉換出來的表情有三分樣，看起來像……

苦蕙橫眉一掃，利目一瞪，手指向他——

「偷戶口名簿，瞞著家人登記結婚，你們眼裡還有長輩嗎？簡直是把婚姻當兒戲！」聲音變了，粗嗓乾啞似老人，嚴厲的口氣和語調很好辨認，就是模仿辛家的太爺。

「這些話……是曾祖父對妳說的？」辛雅風眯起眼睛，集中的焦距在她的臉色上，看她模仿曾祖父生氣的模樣，對老人家把氣出在她身上，他頗為詫異和狐疑。

「辛家五代單傳，身為辛氏集團的繼承人，辛雅風的婚事豈是他自己能決定！」苦蕙一隻掌風推出去，對辛家的寶貝辛雅風抖著五根手指，稀有珍貴的五代單傳哪！

辛雅風看她把五根手指晃得都快斷了，每一根手指都晃著對他的嘲諷，辛雅風只是覺得……就算曾祖父真給她氣受，似乎也不用太擔心她受到委屈，她一個人就可以玩得很開心。

「喂，辛雅風，你說說，為什麼我要代替你被罵呢？」苦蕙兩手一抱，看著辛雅風。

「……抱歉。」辛雅風嘴裡說抱歉，內心卻另有所思，似乎對於苦蕙的片面之詞持保留態度。

「你是不是在想，令曾祖父選在你辛雅風踏出國門後，才把別人家的女兒叫過來罵，對自己的寶貝曾孫的溺愛和偏袒，一點都不像他老人家平常的作風。你懷疑我誇大其詞對不對？」苦蕙看辛雅風那張臉，喜怒不形於色的，心思藏得好深，她不挖掘，他肯定一句也不會透露。

辛雅風這時候多看了苦蕙好幾眼，才坦誠道：「老人家的確有些脾氣，不過向來嚴以律己，公正客觀，他行事深思熟慮，魯莽衝動遷怒於人淺薄行為不是他平常的待人處事。」

「但是你心目中寬以待人，深謀遠慮的偉大老人家，指著他五代單傳好不容易娶進門的曾孫媳婦兒——我的鼻頭，狠狠刮了一頓拂袖而去，接下來啊，令堂大人也就是我的婆婆噹噹噹地登場了。辛雅風，原來你長得比較像你母親呢，白白的，冷冷的，很有氣質……」

「妳離題了。」辛雅風已經見識到她閒扯的功力，他若不出聲打斷她，他永遠不會知道她為什麼搬進蘑菇屋。

「唉，我滿園的黑花什麼時候才能種出來……」

這回扯得更遠了。辛雅風冷冷地瞪著她——

「辛雅風，大家都是這麼聊天的，一般人聽到我這麼說都會順口問我為什麼想種滿園的黑花，進而互相了解認識交朋友，秉持散播歡樂散播愛的精神——」苦蕙還沒扯完，辛雅風起身準備走人，她趕緊拉住他，端著笑臉把他請回觀眾席上，繼續說。

「令堂大人我的婆婆就很貴氣優雅地端著骨瓷茶杯，那個茶杯一看就知道價……」在辛雅風一雙冷眼下，苦蕙自動消音，清了清喉嚨挺直腰桿，兩手把茶一端，拉高聲線，清冷地哼道：「妳叫苦蕙是嗎……辛家需要媳婦，但是不隨便選媳婦！要進辛家的門，還得經過這個家裡每一個人的同意，妳得先過五關斬六將，上山砍柴挑水，下山磨豆煮豆漿……好啦，後面是我加的。總之呢，令堂大人我的婆婆給她的媳婦下馬威，警告你的掛名老婆我說，你跟我登記結婚是一回事，想當辛家媳婦得先經過磨練和考驗，獲得辛家三代首肯，他們才會承認我是辛雅風的妻子。」

「……所以，讓妳住進蘑菇屋，是準備磨練妳？」

「哈哈，說磨練是好聽，光看我們兩人的外表，我猜你一家人看到我時，當場臉就黑了一半，心裡頭為你哭死。你是財閥世家的獨生子，我是小康家庭出身，上面還有一個哥哥跟我搶飯吃；你們講究門當戶對，維持優良血統，我們家世代都以突破傳統為目標，我奶奶在她那個保守的年代就未婚生子，獨自把我老爸扶養長大，所以我老爸是從母姓，我跟奶奶一樣姓苦。我阿母呢……這說來話就長了，總之你學識淵博，青年才俊，我種花是專業，專業以外我只會玩而已。這麼一比較下來，你家的人沒當場把我一腳踢飛出去，還肯讓我住在這裡，等著我自己出去，算是很給面子了。」

苦蕙很知道自己哪根蔥、哪根蒜，這不是說她看不起自己，是說明她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裡，蔥和蒜在很多菜色裡增香添味，只是從來都不會成為主菜裡的主角。

辛雅風凝視苦蕙，他平常不說話，只是沉默不回話，卻很少回不了話……

她臉上沒有嘻笑，沒有自嘲，只是客觀的指出來社會眼光底下，他和她之間的差異，他的家人選擇媳婦的條件……

辛雅風一心以為他肯娶妻，一票老人就歡天喜地了，他的確是忽略了以往送進他房間每一張相親照裡的小姐，家世背景都是經過精挑細選，和他門戶相當這一點。但是……

辛雅風隱隱扯眉，雖然她絲毫沒有貶低自己，也沒有嘲諷他的意思，一番話從她嘴裡說出來，看著她過於不在意的表情，他愈想愈刺耳。

「辛雅風，你說曾祖父老謀深算——」

「我沒說過這句話。」辛雅風莫名不悅。

苦蕙怔了怔，發現自己說錯話，吐了吐舌頭，「你說曾祖父深思熟慮，他開出三年婚滿才許你賣地的條件，我想這條就是『門不當戶不對排除條款』，所以沉穩的曾祖父罵人了，貴氣優雅的貴夫人化身惡婆婆，因為你這個婚結得莫名其妙，他們一定都猜到我們只是為了土地登記結婚，我拿到面試的號碼牌，但是資格不

符被刷除，你家的人希望我自動空出位置來，好讓西門千秋再安排下一個對象進來——以上，就是我潛伏在你家一個禮拜觀察研究的結果。你打算怎麼辦？」……他打算怎麼辦？

辛雅風看她一副局外人的表情……從第一次見面，辦理登記，到今天，兩人才見三次面，不過她對人不設防，所以幾場交談下來，要讀懂她的心思不困難，這會兒她大概希望換張舒適的椅子，好舒舒服服地坐著看戲。

「椅子……好坐嗎？」

「還好，是滿涼快的，不過硬邦邦，坐久了屁股痛，加塊軟墊會比較舒服。」苦薏是有點坐不住，扭來扭去。

經辛雅風一提，她低頭看了看自己正坐著的木頭椅子，整張椅子是用一塊木頭刻出來的，擺在蘑菇屋裡很有整體感，就是坐起來不舒服。

「時間到了，先去吃飯。」辛雅風果然猜對了。他嘴角微揚，突然發現時間過得很快，一下子快六點了。

「辛雅風，上個禮拜你出國，所以我就不跟你算帳了。你今天可以把我弄出去吧？」苦薏跟著他走出蘑菇屋。

「知道了。」辛雅風應了一聲。

「呼……」苦薏大大鬆了一口氣，騎上她停放在蘑菇屋簷下的腳踏車，跟隨辛雅風慢跑的腳步，快快樂樂地去享用她在辛家最後一頓早餐。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要她說啊……新屋蘑菇屋，不如自己的小木屋。